

列寧傳



著基斯夫拉斯洛雅

譯 文 莫
行 印 蘇 南
~~華 南~~

列 寧 傳

著 基 斯 夫 拉 斯 洛 雅
譯 文 莫

蘇 南 兵 事 書 局 印 行

列寧傳

著者 雅洛斯拉夫斯基

譯者 莫文

出版發行 蘇南新華書店

無錫公園路卅一號

印刷 新華書店印刷廠

無錫南門外南禪寺

一九四九年十月初版

錫一三〇〇〇

基本定價 4.3 元

目 錄

| | |
|--------------------|----|
| 列甯底兒童時代與幼年時代 | 一 |
| 列甯底青年時代和初期的革命工作 | 三 |
| 「彼得堡工人階級解放鬥爭聯合會」 | 五 |
| 列甯從充軍中回來並開始組織政黨 | 一〇 |
| 一九〇五年革命中的列甯 | 一二 |
| 兩次革命之間的年代內列甯在國外的生活 | 一八 |
| 帝國主義大戰時的列甯 | 二二 |
| 一九一七年 | 二六 |
| 國內戰爭中的列甯 | 三四 |
| 軍事共產主義時期底非常手段 | 三七 |
| 刺殺列甯 | 三九 |
| 列甯是共產國際的組織者 | 四一 |
| 列甯施行新經濟政策、列甯的經濟計劃 | 四三 |

| | |
|----------------------|----|
| 列甯反對任何不平等底來源····· | 四六 |
| 列甯底生活情形和工作情形····· | 四八 |
| 列甯底病、列甯底死和列甯底出殯····· | 五〇 |

列甯底兒童時代與幼年時代

列甯在一八七〇年四月二十二日（舊曆四月十日）生於新比爾斯克城——即現在的烏里亞諾夫城。

列甯底父親伊里雅·尼古拉也維支·烏里亞諾夫，當時是新比爾斯克省的一個省視學。

列甯底母親馬麗婭·亞力山大洛芬娜，是一個醫王底女兒，是一個聰明而又受過教育的女子。

烏拉基米爾·伊里奇·列甯在一家的小孩中居第三。他小的時候，是一個很活潑的、快活的、求知心切的小孩，是各種遊戲底第一個發起者，他會不厭倦地愛好各種娛樂，發明各種娛樂。

在一八七九年，即列甯有了九歲的那一年，他進了新比爾斯克的中學，當時他的哥哥亞力山大已經是在那裏學習。在他的幼年時代，還在學校裏唸書的時候，他就已經懂得沙皇的政權，是地主和資本家底政權，應該推翻這個政權。但亞力山大·烏里亞諾夫則受了民粹派的影響。而民粹派認為，只要殺死沙皇，那就容易改變制度。

當時民粹派是些革命家，他們大半不是工農出身，而是平民知識分子出身，是些小資產階級底、小官僚底、甚至傳教師底子弟。民粹派以為（甚至相信），如果只要鼓起農民來暴動，起來反對沙皇和地主，那末農民就會完成俄國底革命。因此，民粹派就未曾對工人階級這個革命主要

力量抱着希望，——他們最大的錯誤也就在這裏。

在一八七九年，民粹派成立了「民意黨」。該黨決定了用恐怖底方法，即是用威嚇沙皇及其各部總長的方法，去強迫政府向人民讓步。該黨會暗殺了沙皇幾個將軍和政界要人，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用炸彈炸死了沙皇亞力山大第二。「民意黨」底執行委員會被破獲，很多黨員被處死刑。大部分的黨員被捕，被派作苦工和送去充軍……但是俄國底制度不僅沒有變好，而且沙皇的絞索更其緊緊地鎖在工農底頸子上。

於是，沒有被捕的民粹派，就開始重新收集力量，要對於新的沙皇亞力山大第三實行同樣的暗殺，因為亞力山大第三摧殘民衆，比他的父親更要厲害些。列甯底哥哥亞力山大·烏里亞諾夫在中學畢業以後，到彼得堡（即現時的列甯格勒）去進了大學。他在那裏結識了決定要刺殺亞力山大第三的一些同志。他們與亞力山大·烏里亞諾夫一塊準備了這次暗殺亞力山大第三的工作。但是恰好暗查局知道了他們的計劃，逮捕了所有的與謀者，一八八七年三月十三日（舊曆三月一日），亞力山大·烏里亞諾夫與他的同志們一塊被捕，同年五月二十日（舊曆五月八日），亞力山大·烏里亞諾夫被處死刑。

當時烏拉基米爾·伊里奇在中學裏已經快要畢業了，他是在最高的一年級。在這個青年底頭腦裏，已經成熟了一種思想，認為必須進行鬥爭，去反對使全體民衆以及他親愛的哥哥亞力山大都成其犧牲品的那種污濁的制度。

列甯當時不得不認真思索：到底用什麼方法可以解放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者。他在馬克思底

學說裏，找尋了並且得到了這個問題底答案。

列甯底青年時代和初期的革命工作

一八八七年，列甯在新比爾斯克的中學裏畢了業，在他親愛的哥哥亞力山大被殺的那一年轉入了嘉桑大學。他哥哥被殺，對於年輕的烏拉基米爾·伊里奇，當不能沒有深刻的印象。他對沙皇這個罪魁，對民衆底全體敵人，對全體資本家，對全體地主，對劊子手的仇視心理，更其加深了。

烏拉基米爾·伊里奇在進嘉桑大學的第一年，只是十七歲的一個青年，就已經得到了第一次的「鬥爭洗禮」——因為他參加未經校務當局許可的學生會議，就同其他四十個學生一塊被捕了。

一八八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被捕的列甯，被充軍到了離嘉桑四十俄里的科顧金諾村。與他妹妹安娜受警察的監視同住在那裏。

烏拉基米爾·伊里奇會徒勞無益地企圖回到嘉桑大學去，教育總長拒絕了他和他母親的請求。烏拉基米爾·伊里奇會企圖到外國去求學，但他的這個請求也被拒絕了，只在一八八八年秋，才准許了他回嘉桑，但沒有准許回嘉桑大學。

列甯在嘉桑結識了一些年輕的同志，他們也和列甯一樣對工人運動和馬克思學說發生興趣。

列甯也曾參加了費多雪也夫所組織的研究組。正是這時，列甯就開始研究馬克思底『資本論』。一八八九年，列甯與家屬同住沙馬爾。他研究俄國及其他各國的革命運動史，讀了很多書。他特別細心地研究了俄國農民問題，因為他認為：俄國工人階級底革命，只有在工人階級善於引導數百萬農民羣衆時，才能勝利。列甯在沙馬爾的青年中間，會解釋了馬克思革命學說底實質，會指出了革命底正確道路。

列甯須得在大學畢業，但這一點也被拒絕了。只在他母親再次請求准許她兒子投考任何一個大學以後，這才允許了列甯投考。一八九一年，列甯攻取了彼得堡大學。

彼得堡大學攻畢以後，列甯須得首先在伏爾加河的沙馬爾城作三年工作他既是法律科畢業生，就在那裏辦理了法庭的各種案件。

一八九三年，烏拉基米爾·伊里奇組織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組，在那裏討論了工人運動底問題。當時列甯就開始寫關於農民經濟和農民生活的論文，來反對民粹派。列甯也與伏爾加河其他城市（如下新城）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組發生了聯繫，間或在當時革命青年羣才雲聚的這些研究組裏，他甚至作過了報告。

烏拉基米爾·伊里奇是一個博學多識的人，就在當時，他那思想底深刻和服人的力量，已經使聽衆驚異。他當時須得進行鬥爭反對民粹派。這已經不是以前的革命的民粹派了，這乃是害怕革命甚於洪水猛獸的那些自由派。而列甯則號召進行真正的革命鬥爭。他指出了唯一正確的道路——即建立工人階級獨立政黨的道路。即民衆革命底道路，這個革命將由工人階級在其政黨底領

導之下來領導。

「彼得堡工人階級解放鬥爭聯合會」

一八九三年九月，列甯到了彼得堡，從那時起，他就開始他的工作去建立第一個黨組織——「彼得堡工人階級解放鬥爭聯合會」。

當時列甯號召進行的是怎樣的一條道路呢？列甯說過：我們起先在工人小組裏從事於宣傳馬克思學說；我們經過這些小組，經過先進的工人，來把馬克思主義學說傳佈到工人階級底先進階層裏去；我們從這些先進階層裏來建立無產階級的組織；我們借助於這種無產階級的組織，能够使個別工廠裏那些不滿意十二小時工作日、不滿意無情剝削、不滿意無權地位的工人們之散漫的和個別的發動，匯合成一致和強大的革命運動的巨流。我們建立能够去領導這個運動的工人階級政黨。那時工人階級就會成爲一種力量，能够去反對沙皇帝制，去反對資本家和地主，並引導數百萬的農民羣衆與城市貧民羣衆跟着它走。

我們在推翻了沙皇帝制以後，「就在其他國家底工人幫助之下，與其他國家底無產階級並進，一直走上共產主義革命的道路」。

許多年已經過去了。列甯在一八九四年所會寫過的，已經是完全證實了。革命正是像列甯那時所寫的那樣過去了。

一八九三年秋，列甯到了彼得堡。一些最勇敢的和最活動的革命工作參加者，就集合到列甯底周圍來了，他們深信有了列甯，就是有了學識廣博和性格堅定的領導者。一八九四年末，列甯認識了拉節斯達·康斯坦丁洛芬娜·克魯普斯卡亞，從那時起，列甯底一生，在個人方面，在他的革命工作方面，都與她有了結結實實的聯繫。當時拉節斯達·康斯坦丁洛芬娜是一個女教員，以後她就是列甯底妻子和最親近的助手了。

列甯在工人小組裏會解釋了馬克思底革命學說，講過了其他各國的工人怎樣爲自己的解放而鬥爭，教過了在俄國應該怎樣鬥爭，寫過了一些傳單和小冊子，這些作品，在文字方面，甚至不大識字的工人也是能懂的，例如，『工廠裏工人罰款法底解釋』，或『論罷工』這類的論文等等。這在當時是危險的工作，因爲當時警察步步跟隨了列甯。

當時在彼得堡建立起一個組織，收羅了彼得堡一些最革命的工人小組。這個組織就稱爲『彼得堡工人階級解放鬥爭聯合會』。在這幾年內，其他的城市——莫斯科、基也夫——也都成立了這樣的組織，這樣的『鬥爭聯合會』。『彼得堡鬥爭聯合會』，創下了工人政黨底開端和基礎。它在工人間不僅從事了革命教育——宣傳和鼓動，而且它還領導了工人運動。一八九六年彼得堡著名的工人罷工，已經是在『彼得堡鬥爭聯合會』底領導之下進行的。

列甯那時特別不滿意每個城市革命工作進行得渙散。那時還沒有統一的工人政黨，那時大家還沒有一個共同的政綱，還沒有一個確切規定的鬥爭任務；那時還沒有統一的章程，來把各城市中的個別小組，個別共產黨員聯繫起來，成爲一個工人政黨；那時還沒有統一的中心——中央委

員會，來領導工人運動，來領導各城市中的革命工作。列甯認為：應該把俄國各地的全部革命工作聯合爲一體，應該使這種革命工作去達到一個目標，不然，就會如列甯所說的，弄成『手藝制』的現象，就會弄成渙散現象，——每個城市各幹各的，『各人怎樣好就怎樣幹』。當時工人階級底力量是分散的、散漫的，而這只會有利於沙皇政府。因此，列甯就決定了首先要與『勞動解放社』建立聯繫。

這『勞動解放社』，是過去民粹派出身的馬克思主義者底一個團體。這團體是在一八八三年成立的。加入到那裏去的，有普列哈諾夫，阿雪洛德，威娜·查蘇重奇，此外還有幾個人。這個團體是在國外——即瑞士；因爲瑞士共和國底條件比較自由，該團體就在那裏出版了在俄國所禁止的書籍，然後祕密地偷運到俄國來散發各地。

列甯便開始請求允許他出國的事宜。雖然這頗費事，但他到底得到了准許，就於一八九五年五月到了瑞士。他在那裏結識了『勞動解放社』底社員——普列哈諾夫，阿雪洛德等等。

一八九五年九月，他回到了彼得堡，隨身帶了俄國所禁止的（祕密的）刊物。從這時起，列甯就開始更加努力工作，來建立全俄羅斯的黨的組織。

列甯在從外國回來的時候，曾遊歷了維爾諾、莫斯科、阿列何窩——蘇也瓦這幾個城市。他在這些城市裏結識了工人馬克思主義者社會民主黨員，就開始從事把各城市裏的個別組織聯合爲統一工黨的工作。

自然，警察留心了他的工作，並且準備了去消滅他的工作。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列甯

就同他那『鬥爭聯合會』的其他幾個同志一塊被捕了。這樣，列甯又成了沙皇帝制的俘虜了。但是他就連坐在牢裏也並沒有放棄他那解放工人階級的工作。他從牢裏來和坐在牢裏與牢外的同志祕密通信，幫助牢外的同志繼續工作。他坐在牢裏起草『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寫工人傳單，並開始寫一部關於俄國國民經濟之研究的大著作。這部著作，稱爲『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

一八九七年二月十日，根據『聖旨』，即是說，根據沙皇的勅命，把列甯派到了西伯利亞東部去充軍三年，派到了明盧新縣。臨動身的時候，把他釋放了幾天，去準備行裝。列甯利用了這個機會，與革命工作的幾個同志見過了面。當時『鬥爭聯合會』裏，在列甯這一派的『老頭們』與那些離開了列甯革命路線的『青年』會員之間，發生了熱烈的爭論。在這些『青年』當中，就已經有了不少的所謂『經濟派』。

工人階級第一批有組織的罷工，會使政府和廠主不得不作相當的讓步。局部地在這第一批的勝利底影響之下，就有些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即是所稱的『青年』，和列甯方面的『老頭』不同，開始來勸服工人不要過問政治，而應只從事於經濟鬥爭。他們說道，讓資產階級去過問政府。

這是一條危險的道路，因爲這條道路是把政治鬥爭的領導權，即是說，把爲根本改變工人一切生活制度而鬥爭的領導權，送給了資產階級手裏。列甯會堅決地反對了這樣去減少和縮小工人階級底鬥爭任務。因此，他就連在充軍當中也繼續了這個反『經濟派』的鬥爭。

一八九八年五月，拉節斯達·康斯坦丁洛芬娜·克魯普斯卡亞也去到了那裏。她也是爲『鬥

爭聯合會』的事情被捕和充軍到西伯利亞去的。在那裏，在明盧斯縣的蘇森村，列甯就娶了拉節斯達·康斯坦丁洛芬娜爲妻。在那裏，列甯寫了『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任務』這一本著名的小冊子，這本小冊子，在當時對於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底工作，曾給了一個固定的方向。列甯在這本小冊子裏，寫出了自己對建立戰鬥的無產階級政黨的計劃，在以後的年代內，他就拿這個計劃來實驗了。同是那個時候，在充軍當中，列甯就起草了我們黨底綱領草案。

當時在俄國出現了『經濟派』底宣言，他們起來公開地反對建立工人階級之獨立的革命政黨。列甯在充軍中經過自己的朋友收到了俄國『經濟派』底這個宣言以後，就召集了十七個被充軍的馬克思主義者，與他們一塊起草了對『經濟派』宣言的回答，稱爲『十七人底抗議書』（按照抗議者的人數而言）。這個抗議書，對於在俄國活動的社會民主黨人馬克思主義者，曾有很大的意義。

列甯未能親自參加一八九八年所舉行的黨底第一次代表大會。這次代表大會底人數是很少的，參加這次大會的代表，差不多全體被捕了。大會只能通過了宣言和出版了第一期的『工人報』。該報底編輯，指定由列甯担任。

當列甯還在充軍的時候，曾出現了他的『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一書。這本書上的署名，是烏拉基米爾·伊林。當時在沙皇俄國進行工作去反對沙皇、地主和資本家的那成萬的人們，從這本書上研究了國民經濟，並且得到了與列甯所會得到的一樣的結論，即是認爲必須建立工人階級與農民的聯合，以便消滅農奴制度殘餘，以便消滅地主的土地佔有制。

列甯從充軍中回來並開始組織政黨

一九〇〇年二月十日，烏拉基米爾·伊里奇底充軍期滿了。期滿以後，他在蘇森村一天也沒有停留。列甯在途中經過了烏法，到過了莫斯科，與那裏進行革命工作的同志見過了面，與他們商量了以後的計劃。他也到過了彼得堡，在那裏也與『勞動解放社』底行動家——威娜·查蘇里奇等等見過了面。

以後列甯就去到了卜斯可夫，當時有幾個同志住在那裏，列甯就與他們討論了他還在充軍時就已經有了那種出版革命報紙『火星報』的計劃。列甯認為，辦一個報紙，以便把在全國各城和各地獨立產生的那些小組和團體底革命工作統一起來，這對於整個革命的俄國，是極其重要的。在卜斯可夫，列甯會召集了幾次會議，參加過了這幾次會議的，有與他後來共事的如拉德金克，列別新斯基，斯託潘里。

要在俄國出版了這樣的報紙，在當時差不多是不可能的。最好是在外國來出版，並由那裏秘密偷運出境而散佈於俄國。列甯當時就與幾十個人舉行會議，進行這個準備的組織工作。當列甯去到了彼得堡的時候，他在那裏被捕了，因為當時不允許他住在京城裏，但很快又把他釋放了。此後，列甯就到了外國，去到那裏出版『火星報』。從這時起，就開始了列甯僑居國外的生活。

當他到了外國的時候，那時候還沒有黨。只有渙散的一些小組。這些小組，無論是關於黨綱

也好，無論關於黨章也好，彼此間都還沒有商洽。而列甯關於這一切問題，則有了與共產主義鼻祖——馬克思和恩格斯一樣的觀點。但是當時在馬克思主義者——社會民主黨員（即當時所稱的工黨黨員）中間，有不少的人只是拿了馬克思底名字作招牌，而在事實上並不同意這個偉大革命家底學說。馬克思以及隨之而起的列甯都認為，除了只有用武裝暴動來反對資產階級以外，是不能消滅資產階級政權的。

因此，列甯曾經開始堅定的鬥爭，去反對使工人階級底鬥爭不要威嚇着資產階級的那些人們。

列甯在外國從創辦和推銷『火星報』而開始了自己的工作。

『火星報』底編輯，不只列甯一人；此外還有普列哈諾夫、馬爾託夫、查蘇里奇、阿雪洛德、勃特列索列夫等編輯，但是他們這些人，被以後的鬥爭證明出來，都成了機會主義者，叛變了工人階級底事業，叛變了無產階級革命底事業。列甯在那時就已與他們作了堅決的鬥爭，有時甚至爲了每篇論文而爭了起來。『火星報』的發行是經過有經驗的同志偷過邊境而轉送到俄國的。

在報紙上會登載了關於黨綱問題的論文，會討論了如何更好地組織政黨，如何宣傳共產主義，如何吸收羣衆作鬥爭，如何在他們中間進行鼓動等等的問題。會登載了從各城裏寄來的通訊，說明那裏怎樣進行革命鬥爭，說明在工廠裏、在地主田地裏統治着的那些制度。

各城市裏都有同志到過了外國，去找列甯商量在某種場合裏他們應該怎樣幹，他們最好怎樣

進行工作，怎樣與機會主義者鬥爭。因此，列甯底工作，對於建立政黨，是有了莫大的意義。列甯在一篇著名的著作裏，曾分析了自己的觀點，說明工人階級底戰鬥政黨——布爾塞維克黨——是應該怎樣建設的，這篇著作，名為『做什麼』。列甯是主張建立與其他各國社會民主工黨所不同的一个政黨。列甯曾說過，這應該是無產階級武裝暴動去反對資本主義的一个政黨。這應該是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的一个政黨。這應該是領導農民鬥爭以反對地主並建立工農堅固聯合的一个政黨。這應該是領導沙皇政權下被壓迫民族之鬥爭，以便後來去建立自由民族之聯合的一个政黨。列甯是主張有自覺的鐵的紀律來把全體黨員彼此聯繫起來的這樣一个政黨。

列甯是建立了這樣的政黨，並且在這個事業上，就是列甯對革命的莫大功績，對全世界工農的莫大功績。如果沒有列甯所建立的這個政黨，我們就一定既戰勝不了沙皇，也戰勝不了地主和資本案。

『火星報』底同人，當時稱為『火星派』；在一九〇三年以前，我們還沒有被稱為布爾塞維克。我們只在一九〇三年才被稱為布爾塞維克的，我們那時候在倫敦召集了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上，為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為黨章問題，為政黨應如何建設的問題，為誰能算作黨員的問題，為民族問題，列甯曾與一切機會主義者作過了戰鬥，並且取得了勝利。

一九〇五年革命中的列甯

這樣，布爾塞維克黨就在一九〇三年成立了，它的領導者，一開始就是黨的創造者、組織